



雲間雜識卷之六

郡人李紹文節之撰

孫毅齋尚書家居設席延郡守雙江方公張燈始至孫殊
厭倦酒三行遽稱疾發而起方大怒逮其家人羅織遣
戍後闔郡士夫設酒馮南江家再三講解得釋又胡宮
保梅林總制浙直過松鄉士夫二十四位共邀之每位
出銀十兩設席馮南江家南江托家人備饌酒肴殊欠
豐潔梅林大怒欲借南江銀十萬兩軍前支應諸縉紳
再三請罪得免二事頗同
何柘湖云顧文僖止有小銀盃二十四隻次子冢孫各得

十二隻諸孫不能及也後清河沛國所用酒器精工沛國以玉皆漢器清河以金倣古式蓋指張公白灘朱公文石也近時士大夫家金玉之器不之較之二公便當退避三舍

嘉靖以來宦松長於詩文者太尊則熊公軫峯劉公沂東喻公楓谷李公思弦許公繩齋郡丞則靳公西城馮公少洲司理則黃公翠巖吳公悟齋陳公楚石范公岫雲徐公檢吾邑父母華亭則楊公臚山熊公際華上海則鄭公思齋青浦則屠公赤水郡博則程公南樓莊公赤雉邑博則陳公貞亭李公相虞徐公傲弦而擅臨池之

技者熊劉賈許楊屠程七公也賈曾書赤壁賦刻石於郡之後堂又善署書華二尹徐克昌亦長於此

張宗伯南山公同二友從水路會試途中屢夢人促之早去遂別二友從陸先行二友謔之曰公速行必先進會場矣張不顧到京五日適考選中書公與焉迨二友入都公已直文華殿矣

萬曆庚子冬林宇翹大病初愈無意會試至十二月中旬三夢人告曰何不速行已列名金榜矣遂力疾治裝果捷禮闈尋卒

張莊簡號定庵曹憲副亦號定庵蓋慕蘭之意

嘉靖庚申林弘齋設教馮南江家偶陪徐仰齋飲仰齋語
弘齋曰公來年必鄉薦隔一科方成進士改翰吉歷都
諫太常少卿而止初未之信至辛酉登科戊辰登進士
生平履歷不爽尺寸第由常少晉同卿稍異耳後問仰
齋何以知之答曰即是平生見得多

張賓山電時為布衣同二庠友訪一相士二友皆有聲膠
庠相士云一腰金一將登鬼籙矣及相張驚曰此腰犀
之相二友大笑曰彼傭書者何從得腰犀耶後二友一
死一貴張從陸文裕公入都以能書受知世廟起家中
翰歷官禮侍贈尚書皆如相者言

張東海守南安日布政某將入覲絨紙一篋索公草書為
京中人事公笑曰此欲以草書役我也止書四紙以塞
其請餘紙悉封還

錢文通嘗以大紅色布作吉服入朝內監見而悅之言於
上前故織染局遂有歲造大紅布之例貽華亭永害出
四友齋叢說

顧東江家居不與外事唯學為老圃日課僮僕蔣蔬書房
內藥瓢貯各色菜子懸梁間不下數十種

李西涯雅重錢鶴灘之才將入會場李曰有一論題可撰
一作錢呈稿李大稱賞曰此作必中會元及二場果是

此題李問錢記得前作否錢曰已忘之矣李不懌即索
觀新作與前作一字不同較前更勝李大喜果中會元
青浦趙某駕舟謁客方行一僕已故者亦登舟趙駭曰汝
已死何得來也鬼曰今為冥司公差止捕三人一在河
南一即公之親家金姓趙更問其三鬼曰即公也趙即
回家過金門具述其事金不信且留趙飯而鬼至矣隨
聞內哭聲蓋金方入厨命治具一蹶而死趙愈恐奔至
家鬼又在門曰適解河南人至冥司見衆人共保公以
公素不殺牲耳若一更時我不至則生矣趙即處置後
事以待鬼竟不至後五年週甲慶生余友陳效川亦與

席趙自述如此

李公原復為人剛正總憲滇南卒於官有人見其衣緋袍
乘大轎出衙門必召作冥官也

蔡溟陽為思州太守日二隸共解一盜盜逸去二隸代死
法之正也後溟陽致政歸年九十卧病每見二隸在側
祭之終不去尋卒

楊井孫棄市之後年餘一吏素善楊偶持公文申道途遇
井孫怖甚井孫曰無畏汝申文中寫差一字當問罪故
報汝耳吏因問公有何冤債而遭此禍井孫曰我本秦
檜後身被殺已六次今已矣隨別去吏申文果差一字

問罪

相磐石之室治家過嚴一婢紡綿紗怠不供職乃令婢抱柱而糶又用火燒其指哀號之聲至不忍聞忽震雷一聲婢糶自解相室大驚後稍寬緩

隆慶元年吏人符姓之子年七歲手帶銀鐲出門有博徒鄧復初者解其鐲而殺之符疑賣糕者張姓所為拷掠誣服不勝楚毒而死後半月復初事露論死而命無辜得以申雪郡丞鄭公九石之力也

曹濮陽少聰慧最畏尊人竹坪翁偶一請帖至云明日望早過博飲竹坪見而問之濮陽云博我以文先作文而

後飲酒耳竹坪悅

顧文僖修郡志以來百年矣郡中興廢瑣者不論如城上海城青浦城八團城西倉周按臺方太府吳司理三公生祠在惠民藥局周撫臺生祠在舊城隍東徐司理生祠在東察院前畢司理生祠在外館驛毛司理生祠在府南鄉先達徐文貞特祠在南門內陸文定特祠在龍潭寺東林岡卿特祠在普照寺後馮楊父子忠孝祠在董漕廳西陳許二節婦祠在右文街三義祠在遞運所生生閣在白龍潭生生庵在南城內關王廟在西倉橋下迴瀾臺在跨塘橋外真靜庵衆尼所居在橫櫟涇北

倉橋西倉橋大橋秀塘橋秀南橋橫涇橋登山主橋俱
易以石秀野橋北新建北馬頭扁曰水雲定處皆昔無
而今有者至如郡庠魁星樓濯纓亭西郊問俗亭為風
所倒華庠七星潭湮沒九峯書院令民納價承買今為
民居宦城書院改作方正學祠新察院即松江鹽運分
司改水利道濟農倉為閣老坊龍淵夷為平陸方塔東
穀市橋今拆超果寺前橋亭今廢本一禪院後有一河
向通舟楫見郡志今為姚氏填塞城中牌坊六俊同登
為嘉靖丙辰進士建父子兄弟進士為上海潘笠江衡
齋充庵建皆遭回祿城外牌坊為倭夷焚燬者無數此

郡城內外廢興之大較也

萬曆辛卯有奸徒二十餘人謀建玄帝廟於郡南門外演
武場之西名為小武當殿宇雄麗富者捨財貧者捨力
又百計哄誘愚民村婦各鄉鎮施捨者無虛日徒供諸
奸飲酒宿娼之費耳甘按院紫亭公按松廉知其事杖
始事者計贖問徒廟宇限日拆卸蓋玄帝北方之神也
置城南則以水剋火城中得無殃乎甘公此舉大有裨
於地方矣

昔年典鋪中當出者分文皆紋銀今亦有不足色者且用
層色搭頭矣細絲之外巧立名色有吹敲青絲水絲水

工茶花橘汁披白飛白紫蓋火蓋半蓋紫搭三釵釣銅
釣鐵糝沙糝銅竹葉煎餅吹灰煎餅雖不足色勉强可
用近日有以藥煮銅名曰兌頭儼然細絲而下爐即化
為烏有每見鄉人賣貨物婦女賣綿紗者往往得贖物
惟有痛哭而已屢厓郡邑嚴禁此風終不能革奈何
姚孝廉龍山設客筵極盛意極誠如客不盡嘗疑者不適
口必重治庖人矣偶邀乃姪大參華麓公知華麓雅嗜
羊肉饅頭令加意製之已而登席華麓竟不下箸龍山
命將庖人糝指庖人窘甚用銀三錢求救於華麓近身
之僕僕備述其事於主席終華麓語龍山曰適見羊肉

饅頭甚佳不敢輕食欲求此一碟旦日啖之龍山喜甚
立命家人曰放糝少頃送別喚庖人諭之曰今日汝用
心饅頭果好賞銀一兩庖人可謂巧於自全矣

小蒸鎮西市有惠安橋傾圮已久萬曆乙巳里人俞姓者
募建適有人過曹墳港聞水底沸鳴作人語曰若果造
惠安橋我兄弟當往助之此語傳聞市中俞姓即往踪
跡之水清徹底見一石街石甚瑩潔於是殺牲酌酒命
工撈取石長六尺餘濶半之得二十四塊自是街影迷
失水亦渾濁不復沸鳴矣

萬曆辛卯鉅野令殷舜石病卒之夕彷彿一老人鶚冠鶴

斃揖公而前曰此雲間非東魯也遂脩然而逝室中人共見之竟不知此何人此何語也

南門外某姓一妬婦知婢懷妊日夜痛毆既娩身逼令棄兒於水婢不得已將兒繫之木板以釵一股置兒衣間冀得收養適一婦持木椎浣衣溪上見兒欲收之方用手援兒椎忽墜水流去至妬婦門為其婢所得懸之壁間不兩月盜入其家即將木椎椎殺妬婦其夫方知兒之溺死也後六年拾兒之^婦偶至婢所見木椎認為已物婢問失椎之由云為撈兒滾入波心復問兒衣間有何物曰有一釵婢即日索釵視之果前物也重酬其乳

食之費攜其子歸張友蓮作木椎記

董三罔年六旬始舉子既誕之日曰吾將絕慾延年以觀此子之成立也諸姬環侍從此異處壽七十八而其子已成婚矣寶精之驗如此

閻太尊月川公蔬食布衣蕭然如貧士僚屬鄉紳有所餽遺峻却不受偶司憲范公岫雲語閻曰晚生有果一小盒欲獻太夫人不敢輕致閻曰試取來果一小盒內潭筍二莖衢橘四顆風菱二十隻山藥二株閻忻然曰尚欲稟之老母時太夫人年已九十二傳言俱受謝別明日貳守知之乃備羹果十二盒送進閻公不勝憤詈帖

亦不受

衛庠向無科第有之自曹芸閣始

杜完三之僕某萬曆丁未春夢孝廉施琴臺中會元但頭上有一鳳足下亦有一鳳及開榜會元乃施鳳來第三是陳騰鳳二鳳之夢始驗

董思白乃尊名漢儒已故萬曆己丑思白會試夢與乃尊同榜自以為不得中矣揭曉思白中第二董誼卷名漢儒同年進士

林直齋刺裕州其父時齋在家夢城隍神云裕州某月某日將越獄乃星夜遣人囑其子即刻嚴禁囹圄時大盜

數人已越半牆即擒之盡折其足

董公忱守綿州日見藏金甚多不顧亟以土掩之一僕取其二錠公曰此銀必不可動動則十指俱壞蓋恐嚇之非真有所見也其僕至家中十指果墮盡

沈東林於華亭縣治西中亭橋見一物猪頭狗身觀者有摩

郡邑大夫去後復來蒞任者兩人郡憲袁公石門嘉靖庚戌進士辛亥年到任擢諫議左遷壬戌復任上海大父母許公仰亭萬曆丙戌進士丁亥年到任丁憂壬辰復任

孫鼎廬陵人宣德甲寅任郡教授偶遇國喪衰服赴府誤
反其冠一府皆反冠孫請正之太尊趙公豫曰吾儆先
生孫惶恐謝罪其為時所慕如此

嚴姓有臂疾者父葬已四十餘年將墳塋賣與蔡姓掘父
屍焚之方焚時屍忽然坐起衆共驚訝其人幼子叫號
即死不踰旬其人與長子俱死

張魯城之僕某萬曆癸丑六月偕周雁門之子浴於鬪武
浜此水最急周年十八歲殞於中流時一豆餅船在旁
意欲救援懼後連累而止越三日餅船之子十五歲目
見周從水底出梓之下水急救亦死

迎仙橋下有一宅萬曆壬子夏主人設客下午館師張姓
同館僮阿寶到館見一人駟帽青夏布衣裸其半體坐
西廳檻上張疑其為候客者此人見張反走入堂中張
因問汝是何家此人答數語似缺舌殊不能辨因而逼
之遂入壁縫中而隱

華亭縣治南石幢子下面西一宅內有夾牆兩頭不通行
人中有幼^童五六人不常趨走時或探頭牆上主人習慣
不以為異張華宇親見言之

臧公堯山守吾郡值金澤盜丁彪聚百餘人販鹽湖海間
撫臺議勦公曰盜本無他志兵一興必有玉石俱焚者

請無議勅諭令自歸脇從者卒縛彪以獻

瘍醫某夢至一所宮殿巍峩一人南面而坐因問彼問何人曰此司文衡者見其將文字翻閱面有一圈者有三點二點者有乂者細叩其故曰圈者現年即捷點者在後科乂者終身不第因查其子某文乃圈而復乂者問是何故云汝子原在中式之數近因詐人銀十五兩累死無辜故問徒黜之耳醫驚醒問其子果有此事越數年其子遭黜擬徒核其贓一項七兩一項八兩正符十五之數

殷十峰少參與纍山王姓者議於堂前纍一石壁語畢殷

入書室王尚在堂前也時正下午忽一緋袍者手指十峯語王曰我止讓此公耳汝何人斯亦未算計我王大駭歸而抱病三月殷亦亟遷

嘉靖戊午董幼海論劾分宜父子已而吳公悟齋張公鶴棲相繼論奏董旣與徐文貞至戚而吳張又文貞癸丑會試所舉士嚴疑文貞陰主之喉典獄者置三人死律脅引文貞三人被訊慘毒絕而復甦終持初志不變正德間吾松一太學赴北雍挈妻而往有一老翁年可六十許自陳同鄉人姓胡無妻願為公僕以餬口士人留之勤慎可用久而與其妻通每夕宿米甕中逮夜半則

在妻榻而士人乃為移置地上忽忽不覺反以胡老官呼之同列恠其昏憤問之不答隣生密告以故同列皆忿曰此必妖也因問胡何所畏好答云好燒酒畏白紙乃釀錢市酒延胡好語曰吾友甚賴公力有薄酒相酬請為盡歡胡大喜衆友相勸不覺沉醉趨米甕中熟睡衆以白紙封固外加熾炭火作號呼云我三百年修行公忍一朝害却耶因呼其妻曰娘子獨不念舊愛乎忍坐視我死又云蒸殺我得銀簪一竅即出矣妻欲往救衆共縛之不得起良久無聲啓視乃一老狐死甕中解其妻猶呼胡老官涕泣及見狐形始悟見天池聲雋

萬曆庚戌貳守方公旦心部運頒示條例每名北運省費四十金計三縣却餽二千餘金矣真稱廉吏
華亭自分青浦而後尚有六百八十里歲之經賦五十九萬六千六百有奇

翁孝廉豫堂之室沈患病有鬼索食屢遣不去鬼云有翰林在何敢出也時豫堂新發科沈意翰林必夫也令豫堂出鬼匿如故乃遣其子少堂出鬼遂去時少堂十餘歲弱冠遊泮名噪華庠卒不第以貢為平陰司訓為人任情魚肉弟妹及任平陰又虐其掌教掌教無可為計日向城隍廟焚檄鳴冤耳一日少堂抱病不省人事恍

愧見城隍問翁豫堂是汝何人對曰先父曰如此則汝
為年姪矣我豈不欲周旋汝但汝原該翰林以多過降
至廣文今又不悛必難寬宥少堂懇之再三乃率少堂
跪稟一冥官之尊者方得許其自新城隍曰此去須作
善長齋懺悔庶幾得生少堂既醒便欲棄官學道三日
後舊念復萌一年之內夫妻子女八口俱卒於任
楊父母雲樓公人一經其目即二三年後輒能道姓名有
一人謀為快手公一見笑曰汝乃上年某月革去兵也
如何復來其人駭而走

萬曆癸丑五月二十一日夜半震雷唐橋富姓墓上擊死

樹上栖鴉二百餘頭張公玉親見向余言

老醫張鶴仙云人初起病滿身發熱所患之症不同有因
勞傷者有因風寒者有因癰疽發背將發者且待一日
看其大勢方可進藥若一悞干係不小今之行醫者慎
毋忽鶴仙之言

近時文勝日趨繁縟然亦不勝勞擾大非百年前真率光
景其流弊又不知若何獨二十年來賓主相見俱用側
坐燕會亦然曰蘇州坐則凡坐次之有碍者俱不妨矣
此所謂不觚而觚者也

里人王大訪故人其家相留欲割雞王力辭之是夕王就

地卧覺雞啄其髮逐去復來起喚主人取火轟然一聲
視之乃將草繩懸車軸在上日久繩斷而墮正當卧處
設非雞啄此人能免齏粉乎雞尚知報德如此

郡中馬堵寺殿前雙樹屹立度僧牒無算兵後官司取材
議及馬陸文定公護存之今清陰宛然實賴公再生緣
也

高頤元下第與同袍渡江有二人偕渡中流舒一紙長竟
船皆人姓名同袍一人名在馬相顧錯愕叩之曰吾奉
鄂都令勾人者同袍大慟舟中皆泣為之祈免頤元請
尤力二人曰幸遇我我能生若若歸即齋齋七日裸身

覆繫板凳上令家人盡出且預具十人饌我若夜半至
則生矣既脫須作水陸道場多焚金錢同袍敬諾二人
隨失所在後果以夜半至捷同袍者百罄十人食而去
如言酬之竟無他

高頤元成化癸卯中第六名及燕第三名陸完先歸主司
惜五魁之不全推頤元補之亦是奇遇

里人金鸞金鳳孤貧力學以註誤繫獄迫除不得脫高頤
元時為孝廉曰歲朝人皆拜父母樂妻孥今二生以無
辜繫獄能免向隅之泣耶即貽書當道釋之旦日張京
兆黼投詩頤元末云試看鸞鳳事纔見狀元高蓋里人

素稱頤元為高狀元耳

小崑山陳氏者負人三十千不能償為主人所逼欲鬻其婦不能自決夫婦相持而泣有客過之問知其故憮然曰所負多雖鬻汝婦烏能償也我不忍見汝夫婦生別陳大喜謂客悅其妻呼出令拜客客曰無用此為贈三十千拂衣登舟不告姓氏而去

顧挹江文僖公之孫也善鼓琴每夜有一狸竊聽怪之乃仗劍逐狸入大穴中掘得一琴古色蒼潤聲亦清越遂名為狐狸琴見琴雅

錢鶴灘家居遇郡邑守令頗落落郡守劉公琬憎之曰此

白眼兒奈何負一第不置我輩眉睫間也獨無急我時耶公不顧守偶以事捷丞丞失官疑守下石誣守受贓千金部使者幾露章矣公聞之力言守無他部使者乃釋守因語守曰微錢太史幾負賢守矣守方知公有恩大慚謝已欲暱公公踈之如故未幾公卒守哭之為治墓復作享堂報之

王文恪公典試南畿臨行錢鶴灘曰公此行須首舉顧清方壓衆望已而果然當時歎服而公具隻眼錢鶴灘家居有客言江都某妓動人公即整裝而行適巡齎使者公門生也珍重邀公公辭隨訪妓知己嫁鹽商

矣乃往謁商商亦答拜邀酌公具道遠來之意祈一見
妓耳商許之出妓把酒酒酣妓出白綾悅請留新句公
遂書一絕云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
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仰面大笑而出旦日竟
歸齋使踪跡之去已遠矣

萬曆丙申冬有異人從武林來泖寺自號明成子蓬頭跣
足夏重裘暴烈日中冬單衣坐霜雪氣蒸蒸襲人叩者
輒不應俞新宇姜神超操舟過訪見其跣坐潮音閣至
夜半異香從空中來因露微旨口占靈篇皆金丹大道
明成去泖不數日地忽產芝一本衆以為靈真之應

嘉靖丁未泖塔上大風中見古木為蜃出沒巨浪中駭人
不可近丙辰風狂雨驟咫尺莫辨忽有異香細縷起塔
中塔頂金光獨現甲子五色光現圍繞塔院周遭數百
武光中水平如鏡光外波濤湧起數尺移時乃止寺僧
無相記

萬曆戊子泖塔重飾如來三像眉間寶珠偶損其一有鳥
啣一巨珠置前因取填眉光瑩大小如舊中間第一尊
額上者是

萬曆丙申十二月二十三日泖塔潮音閣大士放白毫光
如足練長亘千尺是日風從東北來幢幡逆風飄東北

共以為異僧心鏡述

陸文定公四十時善病攝心泐寺與寺僧無相談名理甚契因捐常住田若干畝貽小銅佛金字法華經銅如意筇竹杖曲几方牀各一今尚在寺中

宋錦村居蕭塘頗稱素封嘉靖三十年春見一道者乞食狀貌可異宋心知其非出家人也與之酒施銀五錢道者曰君更能解衣施我否宋即脫所衣絹服贈之道者亦卸布衣留宋處曰以此施後來者未幾一僧至宋舉布衣畀之後倭夷入寇宋收拾衣飾數篋置灰積間寇突至遂為所執盡出所藏獻得免難猶命送至舟中舟

泊葉榭港去蕭塘二十里舟中一酋長錦袍大帽遙見宋跽水濱即問曰跽者得非宋姓耶宋股慄應曰然酋長曰尚記三年前有一道者化衣乎宋曰有之酋長曰即我也所遇僧亦在後舟衣飾悉令擔回寫字一條繫宋髮間行遇倭俱躡踞以俟後訪之始知道者為徐明山僧即汪五峯也三年前即在各處搜訪人安知之顧東江陸儼山泊舟浦上共咏浮萍令童子唱韻得塘浪堂三韻東江首唱云疊疊重重蓋野塘儼山云不容明月下滄浪後堂字俱閣筆有一野老頭戴烏紗帽見二公沉思進曰僕請續之即云只因風捲沙灘上燕子啣

未入畫堂二公改容敬之

許秀夫家為五神所擾拋磚擲石許久不寧一日偶視幼兒見枕旁有圓眼數十枚及佳餅秀夫訊從何來乳母初甚支吾已而細叩方知乳母向為五神所迷果餅則其神攜餉幼兒者且囑曰慎勿驚動此兒於是秀夫徙乳母於宅外恠乃絕

錢與謙初會試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西涯贊者遂命錢代作其中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西涯大稱賞以為數語該括宋朝治亂延譽於謝

方石諸公謂有掄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俱首選

有一學究設館鄉曲輒稱鶴灘我門生也主人以此甚敬之忽一日錢訪主人學究大窘乃往舟中謁錢長跼請罪錢云有何不可頃之登岸即稱業師執弟子禮竟日後學究入城謁謝錢因語之曰嗣後慎勿復爾前輩長厚如此

我朝草書以張東海為最蓋其操縱闔闢無不如意且姿態橫發不襲前人畦畛疑顛素以後優入妙品世所謂糾蚓驚蛇未足喻也時求書者塞戶遠夷求募至以十金購之書一紙百餘年來真跡蓋寥寥矣其玄孫太史

君一公重價收訪亦不易得

吾松縉紳之盛未有過於嘉靖末年者一時西京乘轎者十人孫文簡禮書徐文貞大學士潘恭定尚書總憲徐達齋刑侍陸文定祭酒楊朋石唐孟珙巡撫副都御史趙通齋通政范中方南太僕卿徐仰齋由任子官太常卿極一時之盛

吾松官翰苑者代不乏人若欲同時四五人在位者亦不易得惟嘉靖癸未顧東江陸儼山孫毅齋徐存齋庚戌孫毅齋徐存齋陸平泉朱文石俱四人至萬曆辛丑唐抑所董思白楊石閣高立峯張瀛海五人己酉張瀛海

徐玄澆張侗初錢機山四人可謂極盛

上海潘筮江尚書八表同年冢宰嘉興吳公默泉師相華亭徐公存齋年俱望八相約往賀不欲入城潘乃即南門外建堂三楹款之顏曰三壽觀者傾國

潘尚書筮江居林下年八十餘其弟溫州倅惠比部郎忠光祿恕年各七旬之外且俱康健筮江遂建樂壽堂極其宏敞兄弟日觴咏其間望之若仙

吾松幾世科第者不少若欲祖父子孫四代科名無間則惟莫包二姓莫公昊成化癸卯科昊子愚正德癸酉科愚子如忠嘉靖戊戌科如忠子是元萬曆丁酉科包公

汴嘉靖嘉靖己未科汴子樞芳丙辰科樞芳子世杰萬曆壬午科世杰子鴻達庚戌^科他如金公爵子獻民孫皞皞孫公瓛子衍孫承恩張公汝弼子弘直孫其協楊公璨子秉義孫允雋王公霽子泰孫應恩李公萱子寅孫希顏馮公恩子行可孫大受陸公懋寅子從大孫萬言楊公道東子繼禮孫汝成陸公樹德子彥植孫景朋李公安祥子南春孫繼佑皆三世

萬曆丙午王徵美順天發解扁曰鴻達接武至己酉包儀甫名鴻達亦發解順天王扁若為先兆上海父子進士止三家然皆隔四十年而其子登第亦一

異數王公霽天順庚辰科其子泰弘治己未科潘公恩嘉靖癸未科其子允端壬戌科喬公木隆慶戊辰科其子拱璧萬曆丁未科俱四十年

陸杞齋住泖灣享素封之福宅後有一竹園廣五六畝每值春曉萬鳥弄聲後坦齋娶一愛妾惡鳥聲妨其晏卧盡伐其竹家遂不振

吳貞石住張堰素不信堪輿擇日其建二第俱以己意經營今八十年家全盛不知形家有此驗否

曹景坡素不飲酒終席止可竟一小盃偶飲孫雪居齋頭諸公戲之曰公不飲詐也景坡乃取一小盃一吸而盡

須臾面白晴定奄奄榻上移時方醒諸公大駭曰此後
不敢更强公飲矣

盛淳庵與客對奕其孫方十齡從旁竊觀淳庵戲曰汝亦
解此乎對曰知之隨與對奕祖不能勝惜乎年之不永
顧左山豪飲穀食甚少有勸之加餐者公曰酒者米之精
華吾日飲一罇則已享斗米矣視君輩食其糟粕者孰
優顧年亦至七旬

俗傳朱八官人八歲夭折死為神能禍福人不問城市村
莊大家小戶裝塑金身供奉不敢少懈相傳云寧欠官
錢糧勿少朱八郎馮南江偶見之令蒼頭徹下跪之度

時值旱公乃與之約自朝至午能降甘雨則貸至期弗
能遂劈而付之火

馮南江為南御史巡江值江風大作舟幾覆及曉獲濟乃
作一詩有險道原来自有天之句後抗疏被逮三載瀕
危始得謫戍公云險道有天遂成詩讖

王鶴坡與錢鶴灘文名相伯仲過從無虛日性皆好鶴用
為別號松人因呼西鶴好事者往往形之詩篇鶴坡亦
著西鶴文贈鶴灘云

佛氏起浮屠惟泖塔最為利益黑夜則塔上標燈為識昏
霧四塞則鐘聲導之澱湖關王廟僧亦欲倣其法建一

小塔不甚高燈亦不能遠照徒虛費耳

萬曆癸丑六月西門外一小巷中有婦抱週歲兒置之門首地上而身自執爨竟不知何人將一女換去須臾婦聞兒啼亟出視之唯有女耳咄咄怪事

有一醫者給冠帶不屑挂牌門首然又不可無榜謀之於友友謔之曰今旣冠帶豈可下同時醫第榜曰醫官之店可也蓋寓意於衣冠之玷耳

曹定庵遭歲荒自處甚薄邑父母陳公應和贈三十金不受曰彼取之窮民以周我之窮吾何忍受時鄉紳富饒者俱受陳公之惠定庵老而益介相懸甚矣

上海郁惟正洪武間被徵至金陵上問子知書乎以吳音答曰高似孔夫子強如朱文公又問子能詩乎答曰賽過杜子美勝於李太白上不喻左右為之代對時虞人獻虎上命作詩郁吟曰兩隻耳朵卓錫堅一條尾巴插天起斑使斑得好有些沒道理上一笑令其供狀辭不能又吟云上海八都郁惟正見患四肢風濕病皇帝若還可憐見饒了這條窮性命上曰顛士也釋之出天池聲雋

楊王者松之富商也成化間以稅事至南都遇妓張小三者稚齒雅容不肯就門戶楊一見語合遂捐數十金成

雲隱齋記 卷之六 三
婚踰月楊欲歸張欲隨之楊以婦妬堅辭然歲必三四
至京留連旬月所贈遺已千萬計二十餘年楊田產一
空婚嫁無策怏怏失明張聞之直造楊氏之廬拜主母
捧楊首大慟乃悉出向所贈金珠具妝嫁其二女并為
二子納室留侍湯藥一年楊死復脫簪珥殯之守其柩
不去既免喪其父母強之不歸訟之禮曹移牒逮之急
不得已泣別楊靈而去至家不面一男子考終於舊院
里人黃玉為儻家誣指為盜繫華亭獄獄卒朱清心憐之
問家有何人曰有義兄當來旬餘一人求見清疏獻簪
珥八金祈覽玉於獄清以示玉皆其妻物也細問其人

狀貌是即所謂義兄者清得銀日以餉玉半載玉死清
以餘金買棺殯之又召僧追薦後於西門外遇王大駭
玉曰感君生養死殯之恩欲報久矣茲有北門大姓張
者五旬舉子甫三齡患痘將死君往第索水一甌香一
炷以掌拍案呼黃玉者三然後嘆其兒三日當愈索三
十金為謝清敬諾明日訪張自言能治如玉言拍几三
下嘆之三日果愈酬如前數清遂張一米肆於東門不
入公府矣張氏子習舉業年十九登第二十六授御史
明年按河南過家其父每云汝非朱君已入鬼錄矣御
史往謝清兼問何以能醫清具述顛末御史怒曰然則

死者救我也亟聞於部使者捕王義兄杖殺之乃知黃
玉假清宛轉泚申其寃也清亦賢矣哉

松俗尚奢近復益甚按院甘公示儉公移曰吳下人所以
不能儉者恐人嗤其鄙也故富者棄產貧者揭債以競
侈靡卒之棄盡無產債多無償不免至於飢寒獨不畏
人嗤笑乎此言各宜寫一通置之座隅

國初泖塔西南隅有田數畝三家成市南北蘆洲各一舊
泖圖尚在正德後漸徙為湖蘆洲亦無存

某都憲之孫有一點奴見主式微竟投他宦主知之將治
以家法奴有所恃持刀行弑主避匿主之妾不勝忿怒
叱奴使去奴即揪妾仆地拳毆足踢不三日妾死又十
日其主亦憤死人人痛心而宦收用此奴自若不知死
者之寃何日得雪也

萬曆癸丑七月二十九日夜上海趙吾丘之子居南城
外怨家王繼謀殺之入門先殺趙一僕執趙斫十餘刀不
意皆刀背也不能傷王乃以手拍刀反傷三指趙忍痛
不敢聲言人皆謂其死矣至天明向父言之罪人旋得
上海城東北隅切近黃浦向賴外塘遮護歲久不修塘日
就圯下雖有木椿可恃而土為水蝕今潮汐往來其間
且濶不踰五六尺恐日後木浮石墜浦水臨城亦屬可

憂也

萬曆三十八年有從天馬山來者言山頂之塔忽當晴日光透空中光之內有一塔塔旁有一樹與下者毫無二真奇觀也楊茂謙言

朱半石為秀才時夢人贈以一棺并一扁額上書為工部營繕司郎中楊子亨立楊乃吾松前輩由孝廉官工部者半石曰吾其以孝廉起家乎後登進士疑是夢之妄不意官至營繕正郎病歸尋卒與楊不異事之前定如此

上海徐平所從茅山歸得鍊形之術自謂玉洞中人默坐

三年叩之不應欲言者托之筆札後疾故方病時堅守師說不服藥不退轉視死如歸亦不易得

上海賣竹器者某姓積得八金其妻施氏與鄰人通鄰有急用借去此銀會其夫亦欲買竹向施索取藏鏗施窘甚夜以布緊纏夫頸而割其勢明日買棺盛屍將瘞之夫族故無人衆隣亦不虞其殺夫也獨某素所畜一犬哀鳴異常將瘞之日犬隨至瘞所自嚙其外腎而死衆始疑而發棺得某割勢之狀訴之李父母正施弑夫之罪真義犬哉

沈可教讀書城隍廟盜神之銀腑臟買酒肉以餉道士獻

戲問曰神有腑臟乎曰有相傳重八兩沈乃與道士啓
視已烏有矣沈遂訟之官責道士賠償復厚賂沈事得
寢人皆稱為沈大可後遭憲訪死

沈姓者恃徐仰齋中表兄弟狐假虎威隨處詐害驟致素
封甚至一日而得千金華服甘饌美器精廬自謂財將
日益安用田租父遺田八十畝一時賣去費出不經後
有一二事得仰罪仰齋拒不容見依然故我始而賣房
已而盡鬻衣服器皿兼之妻亡子故凍餓切身回首當
年真如隔世假令富不驟致則父所遺田雖至今存可
也乃知天意有在

某姓造一快船為商販私鹽之計與官兵鬪互相殺死此
舟死已七人船頭內各立一木主云某人好漢之位每
夜必祭習以為常設偶忘之鬼必羣嘯矣

吳東華太學謁選與朱友索論一篇熟記以備部試朱檢
君子之德風舊論與之一路熟讀不差一字部試題乃
草上之風必偃得選綿州通判亦自有數

徐文貞公識見超卓言詞敏捷嘉靖乙丑當國會試主考
為高中玄胡日門中庸題人道敏政一節孟子題詩云
天生烝民一節世廟問文貞蒲蘆何物夷何義文貞奏
云夷是有恒之義蒲蘆是長生之物上悅又聞嘉靖乙

卯順天鄉試首題仁以為己任二句次題必得其名必
得其壽司禮巨璫見首題之下有死字持主考甚急宣
言於朝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下面不知是何語文
貞應曰就是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了巨璫默然衆服公
應對之妙

沙裡鉤似蟹而小味佳嚼之其渣紅者為真向產南滙所
地方今自北而南盛於漕涇金山衛矣王弇洲評吳中
海味以沙裡鉤為第一近來價甚高

泖西潘嘴地方萬曆癸丑九月一佃戶衣食粗足鋤地得
白龜五白蛇白蜈蚣各一衆以為怪乃擊殺蛇與蜈蚣

而留其龜數日一人以斗粟易龜去旋賣與商人得錢
三百文衆謂此乃奇寶獻之當路可得富貴奈何輕棄
之佃戶大懊恨駕舟覓初易龜者十餘日不得展轉憂
思遂成癩疾其地酷信賽神旦暮烹宰家已破而病益
甚命奄奄待盡矣此雖龜預示妖孽而佃戶之貪癡宜
有此奇禍哉

青浦北地名孔宅志稱孔聖三十四代孫楨事隋為蘇州
刺史僑寓於此遂居焉地有梁紇廟孔子廟顏淵井宰
我墩咏歸橋瞻在軒及先聖衣冠墓年遠廟像剝落墓
址傾頽萬曆乙巳秋陸伯生倡義修復煥然一新伯生

歷舉其靈異云嘉靖間里人掘聖墓聞其中隱隱作雷聲懼而退又聖像側有顏曾二像烏夷犯境毀曾像俄一人帶兩纓冠者與戰良久冠遁去人疑子路之靈故塑像以配又孔墓向屬雷氏完糧雷貧乃負聖像至郡哀訴賈侯新其像送歸免稅是年麥秀兩岐又萬曆某年土人伐廟樹口鼻流血乃止又殿旁老樹鸛巢其上殿瓦悉污一夕風雨拔樹鸛皆擊死而片瓦不動又修殿完有七十老人緣梯繪棟失足墮地竟不死真有神護

有客問余真偽二字之義余應之曰人直便是真人為便

是偽衆以為然

徐尚寶舉襄徧送親友孝帛綾為上紬次之絹為下客問余曰送庠友不知何帛余笑云是絹也是又其次也衆大笑

徐文貞督學浙中有一生結題用顏苦孔之卓語公批杜撰後散卷生稟曰此語出楊子法言公曰本道科第早未嘗讀書遂揖生云承教衆情大服

陸宗伯與其弟中丞公過龍潭僧舍見一暗室中丞曰此黑暗地獄也宗伯曰不然正是此輩極樂世界

宋樗菴公恤刑陝西有一青衿無辜擬大辟公一力出之

雲隱齋記 卷之六
旋登第欲報宋恩未果疾革囑其外孫進士孟公學易
倘宦江南須了我此願後樗菴之孫名憲解白糧至京
半遭溺沉半為歇家侵漁負官稅幾二千金逮至都下
時已赤貧計必老死囹圄矣適孟為司徒郎詢知為樗
菴孫極力周旋捕諸歇家完其半復移文至松令買宋
產者加價足其數又贈二十金為還鄉之資孟公為外
祖報德厚矣古云積陰德以遺子孫樗菴有焉

萬曆辛未甲戌二科潘公伯翊徐公三重中會榜實未廷
試也各附是科牌坊之末然未明開幾甲幾名獨余師
李公震瀛名尚袞中萬曆己丑會榜壬辰廷試二甲三

十三名今己丑榜上儼然書其名又明寫廷試名次恐
日後閱己丑登科錄者殊不可解且疑棹楔之不足信
矣余特表而出之

蘇一齋名恩為廣東代巡適解賊數人進院吏唱名內一
賊名蘇恩吏無可為計止唱蘇恩下無應者一齋詰其
故怒曰彼作賊難道本院也作賊杖殺吏

郡有縉紳之子二其行事可嗤也一白丁乘中尊上任儒
衣儒冠雜太學諸公中揖讓送迎後中尊查覈幾不免
一上舍遊北雍萬曆壬子科揭榜乃亦新其衣冠雜新
孝廉中稱年兄至諸公赴宴鹿鳴始歸寓及癸丑揭會

榜亦然吾鄉一新甲科親見恐其無顏反避之
萬曆癸丑十二月上旬涿涇鎮東楊家浜地方有母子三
人移舟而至將居此地其子年十四臍下有一人頭面
目口鼻畢具有目無光貼於小腹之上衆共觀之已而
其子畏寒匿於舟中欲觀者聚至數百人競為拋磚乃
復出余友朱雲屋親見之向余道其詳

鄭公思齋令上海時一富人買貨為羣丐所窘散數金方
已訴之鄭鄭今四門總甲開丐姓名翌日解縣共八十人
公詢其故丐云欲為盜則畏法欲改業則無資人願得
銀二錢俱為賣菜傭矣公如數給之後有一丐仍蹈前

轍公杖殺之羣丐凜然

孟冬之朔郡中呼為十月朝無不祀先者萬曆癸丑西門
外妙嚴寺之後有淘沙者楊姓兄弟同居是日祀先兄
欲買麩弟吝嗇至晚其弟夢其父語之曰汝祖汝曾祖
因汝祭祀不虔已告汝在嶽廟矣我再三懇求大抵無
妨祿命然不免帶疾頃之被撻三十而醒厥明一足夾
不能履倚杖方行妙嚴寺僧親見言之乃知祭祀不宜
草草

萬曆己亥冬十有一月孫公玉陽為司理上司委捕一奸
人就捕而逸西差人受杖監禁此人逃至泗涇地方欲

北走海上時值嚴冬天大雷電雷聲旋繞其身大懼仍返郡中明日詣刑廳就縛而釋而差役孰謂天道遠哉郡西門外超果寺後土山舊名青虎巖與韓家地相對中隔一河及南北泥灘約濶十丈餘每歲元旦則兩邊童子各拾磚塊堆積無數自初三至十一二兩邊男子各賈勇拋磚如一着人則同聲笑且羞之面目流血亦不敢出一聲歲以為常不知此俗起於何年何所取義父老相傳勝國時已如此

松有人為雷擊死書其背云十年之前與一婦人入寺上塔第二層行淫故誅見因果錄

萬曆二十二年八月有人從平湖帶一黃色牝雞至郡西門外三足後有兩竅各自生卵衆共見之

萬曆癸未當路為陸中丞建坊府南不久石梁忽折中丞捐館聞釘椿時下有一椽落之有緋袍者旋化為烏有此必未建府之前者滄桑之變宜然中丞阜南公也世皆稱徐文貞公得君不知瀕危者亦數四方其居首揆時有一事偶觸聖怒命逮詔獄禍且叵測會地震立免此世所不知者其孫時夫向余言之

郡跨塘橋門嵌一石刻云天地人知京商楊氏重建此即楊氏之僕名楊仕者獨力成之不欲顯其名耳

向來進香普陀者俱從寧波出海往返動經旬月萬曆二
十五六年來郡南滌關地方居民忽造海船數艘延接
香客每可容六十人元旦發舟初二三以後西北風駛
即發速者往返不過六七日極便至四十二年便有守
汛武弁因之為利進香者每人稅銀一錢矣
西門外趙應昌家萬曆庚戌冬雄雞生一卵小如鵝卵作
沉香色人所共見今四年矣趙身家俱無恙

神山為彭仙修煉之所上有廟宇舊屬城隍廟道士香火
歲久荒涼游僧竊據道士吳明谷者逐之重加修葺且
建靜舍數楹剔理奇石鑿池種蓮頗增此山之勝會郡

中五六大老一時物故一二縉紳遂疑道士鑿破乾方
山石所致道士懼而中止何嘗有一青衿置喙於其間
信史云郡庠輩將甘心焉欲索吳長物吳遂短氣嗟乎
冤哉

醫者陳梧岡醫一病瘵者今日食團魚陳必共食後夢至
一所見衛士持刀欲殺陳旁有一鱉伸頸尺餘持刀者
語陳曰我即此物陳哀求誓不食鱉得免

嘉靖初年有胡僧過廣化寺前一猪噬其衣聲如泣訴僧
曰我知之矣汝昔屠戶也罰為猪已十世業亦盡矣因
誦一咒猪立死

郡中諺云馬嶠寺前住城裡鄉下人以寺鄰衛宣城墓最
號荒僻近來何司理繩武居寺西唐孝廉後坡居寺東
高堂大厦且各有園亭而何氏芝園泉石甲於吳中今
之馬嶠寺遂為郡中名勝之區矣

徐文貞舊第在郡西門內小西湖上面東西潮會於其門
後數十年其孫五修信衰了凡堪輿忽改作南向建平
格堂三還堂極土木之盛落成而五修卒今仍改東向
余嘗謂文貞探花拜相此第發祥猶以為不足輒加更
改意欲何為宜其禍不旋踵也

鍾訥齋擢南給諫鄉人參戎常大行往拜帖寫眷侍生鍾
此曰武弁何得用此帖發還之常曰吾已知過第請老
爺出來當易束面致鍾出常曰與宅上原非姻戚今去
眷字矣止留一侍生帖不坐而出

省中柬帖往來不書老爺止書老爹蓋欲自異於各曹也
林弘齋曾為都諫作書達南給諫鍾訥齋循故事書老
爹鍾見之大怒遂以蜚語中弘齋大覺褊衷

松俗生子則賀生女多淹貧家鬻女多至一二十金鬻男
不過二三金則男不如女矣貧人自鬻夫婦不過五六
金設為人毆死則償以百金不止是生不如死矣
張葵陽有孝女昕夕不去左右張不給則力作女紅以佐

雲間雜記 卷之六
之比嫁不欲行強至中途慟哭幾死忽有一老媪持水漿灌之得甦媪隨不見其事大奇

段鋪薛鴻洲充當堂長織一大紅段官價六十金纔完適樓上小蒼頭蹴翻便壺宿溺淋漓正污段上鴻洲憂甚無可為計翌日視之色都不改後解段挿入數中內相揀選甚苛獨此段無言

宋石門名旭崇德人善畫寓居吾松前後共二十年王懶軒名常江右人中舍羅龍文之子也避難至海上改姓王詩字俱佳所鑄尊彝之類大有古意人爭購之在海
上五十餘年二公可作雲間流寓

郡中縉紳助田學宮極是盛念第貧儒全無裨益不過飽吏胥門役之腹耳若此項得入會計查盤諸生庶有實惠吳少卿懷野生平好義捐田千畝除官稅外三年可得千金每遇科舉諸生人各助銀三兩自萬曆丙午科起至今不廢勝捐田多矣上青二庠不能徧及豈無賢士大夫踵而行之

鄉間一富翁無子貪刻愈甚一縉紳曰此人安得有子又一縉紳曰此人必有子衆問其故曰非生一不肖子何以得敗盡其家業

余與吳玄水蒙李太尊思弦公國士之遇李遭京察余兩

人進見慰之適三府陶公延請太尊太尊曰少頃偕二
 門生至同飲不必另設席抵暮同往太尊一席三府陳
 公與陶公共一席余西人共一席飲至三鼓始別時僚
 案有與太尊冰炭者將是晚席間坐次繪成一圖并所
 談論一一開送江兵尊余西人幾不免虎口幸豫章饒
 宗師博大寬厚西人得無恙

朱尚書旅溪有僕朱達識劉瑾於微時勸主交瑾後又料
 其必敗勸主絕之往來書札用計盡滅其跡此何滅崑
 崙奴

朱尚書之女許嫁吳門陸太宰之子陸時^年十七官中秘親

迎之時天方明見其所衣緋袍不甚鮮明微有黑氣人
 多怪之少頃旭日高升照耀袍上紅光滿堂方知是猩
 猩血所染

余子女極多浙友陳玄隱下顧自言種子神効欲余試之
 余笑曰足下如有真正不種子方願洗心請教眾客大
 笑向玄隱道其故玄隱亦大笑

王巽庵為邑庫吏失庫金三百無從挨獲監守自盜夫復
 何辭乃別妻子將自盡忽夢神人語之曰毋輕死盜露
 矣越三日有言守宿更夫囊有餘貲王許之邑令捕至
 一訊而服庫金無恙王得再生

萬曆戊寅冬盜越郡獄城門閉兩日始開時值吉日人家娶婦至城下俱不得入迨城門開時即入成婚初不論周堂若何矣時小僕李盛亦然後連舉四子夫婦相守乃知通書擇日俱屬影響

廣東布政司庫多積貯官吏每以查盤折耗坐罪萬曆甲申吾郡蔡公龍陽陞粵左轄疑之乃細檢庫中見有白蟻蛀成屑者銷之得銀若干兩申文兩臺而曩昔官吏之寃始白

